韓文

五

LIBRARY
SEP 15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70
A1
1884
v.5

碑誌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絶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摩。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

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刹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
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捨鎖擴門悉弃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
事遷眞于衡法成令脩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娟
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
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護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
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
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
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
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
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

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弃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裹兵大選江州羣能者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伍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遇嚆鋒蔡山踣音劓之剋蘄之黄梅大蹂音柔長平鋻音潑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黄岡筴古業切漢陽行趾音紫汉川還大膊音傳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匹遙切光之北山酋他合切隧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

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
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
臨荆及襄員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
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
距賊死咋反革切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
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
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
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燧將愼將鍔將潛偕盡
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
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
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黄提其師

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斬安黃。帝惠未亡。今
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
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
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
絶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
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
弱疆。齦音懇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
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

詔曰。欒妻荷氏。可封恩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戶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內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産皆有條序。居里尊閒。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録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倉曹參軍。成左清道率府録事參軍。戡强以肅。成敏以和。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

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治不爲易。施於其家。難於吏治。又況公侯。族大

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嘯時勳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遙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慷慨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踵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去聲)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爲其衛曹曹參軍。克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音聞)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置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

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脫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衝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他頂切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

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庠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家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

侍常蒙假與顏色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烝烝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出爲辨强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父母有事賓祭酒食祗飭協于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合葬有銘壺粲是收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
拔世父惲河南温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
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
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
相並去聲判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
失一二其說汪洋奥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
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千忽切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
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母喪去官
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
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宰相武公
元衡之出劒南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

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音泯池令府君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滎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絶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摭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董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

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既殺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男三人長曰昶律次曰虎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贏其躬以尚其後人

韓文卷之二十六終

韓文卷之二十九

碑誌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爲知已。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音未納之太和而已。其橐簽細碎。無所遺漏。緊公之功。上介

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詰問請交屏所挾爲太師震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徒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

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瀣。戶買切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音歷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

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與元尹故相餘慶。閻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與元人以弊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音彬）娶裴氏女。而遷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鄭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戶則見長而愈憲。涵而操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剞（居衛切）劂（時橘切）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搯（音滔）擢（音濁）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觀於詞。而與世抹殺。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

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鄭鄧皆在江南。十月庚申。焚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唐故祕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常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勸飭指誨以進後生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没世與其兄朗畜於伯父氏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卓成年二十四登進士第時故相太常權公掌出詔文望臨一時登君于門歸以其子選授奉禮郎楊於陵爲華州署君鎮國軍判官奏授協律郎朋遊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右拾遺二年兼職史館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

召見問狀有言動聽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
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郎爲翰林
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改尚書
考功員外郎復史館職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
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九年
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卽閑于郊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
輿歸卒於其家贈綿州刺史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
死次曰天官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與聞弔客至輒號
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皐
之承孫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孀慶配良是似是宜四月
已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家塋

憲公墓側將以五月壬申窆謂愈曰子知吾弟久屬以
銘銘曰
於古風襮布谷切順而裏方不耀其章其剛不傷載美世令
而年再不贏惟後之成
唐故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字孝權年五十四病
卒東都明年兄子塗與其弟庾琰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
額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曰
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
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已而自署
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既與爲禮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

千萬永訣八字名曰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其上世有曷者當宇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鄜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樹松柏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府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請爲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詐稱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明年故相趙宗儒鎮荆南以孝權爲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眞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

皇甫媛何疾衝未決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遷留司虞部員
外郎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與孝
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爲銘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
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
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
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音稚
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
不售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
說琳感激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

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
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懾環封奏
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
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
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
吳少誠棄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
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
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
受命詰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
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
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

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
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
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
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
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涓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
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
日與使者俱西大熱且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轝止之
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勑無亟
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
龍武軍統軍事十一月其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
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其月其甲

子葬河南某縣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
帥中獨然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
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
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
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
之慶

韓文卷之二十九終

韓文卷之三十

碑誌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某之子。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令得不足自貴。音射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燻於刀切爲黃金。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

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從之。帥坐事免。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卒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某縣某鄉某村。附先塋。於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要無有。斁精神。以弃餘賈於人。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郁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甚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兼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咡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

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賈責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絶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户租歲徵絲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蚕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門叫讙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産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縶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

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音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其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太傅初姓張氏。肅宗時。舉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

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太傅薨。公兄弟讓嗣。公竟弃其家自歸京師。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訣。屬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鬬乃至。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黑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音輖厔音窒西。上曰。卿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而以神威將軍居北軍衛。久乃加御史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有長上萬國後者。以軍勢奪興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興平

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廉能直吾屈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夷狄當用長策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音博鉏音監銚陟遙切斫陟玉切斸陟角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興勵歲增田數十萬畝連入歲五種俱熟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裹糧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絕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劍俱來

朝上爲之蒐三殿百戲公卿侍臣咸與既事勑還公因進曰臣幸得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斥外任不勝慕戀願得死輦下天子加尉遣焉還鎭生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濛陽尉曰元立與平尉曰元本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常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記僕射以孤童囚羈京師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

焉既忠又孝法宜銘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與僕射童龝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
自發致其勤顇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
維昧之詒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濬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
十四日葬京兆奉先杜原馬其子逞廼遡述遷造與公婿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
官壽年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
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
定後徙清河於今爲宗城屬貝州大父諱麥武后時以文

材徵爲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
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勑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
凡一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樂爲儉勤自
刻削不干人以矯時獘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
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
以東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
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
躭以節鎭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
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
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
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

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
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
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
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
語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
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
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
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
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竭竭 丘竭切 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音忘人求於
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

跡餽軍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
績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
子耻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
人無怠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
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
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
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
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
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録事參軍

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寢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直奏不絕議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

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臣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音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

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音渠。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

安丘訛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幷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絶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尚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奴豆切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

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文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幷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恥。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

東魏博郃音合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亂汝故有河陽懷令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懇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

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憩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弁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憩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弘加侍中。憩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

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禄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摠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部鄙切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粮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隷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

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徧懇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蠭蠭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攻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彊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

人進戰退藏今吁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燼選
吏賜牛教而不殺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蓋前之
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爲不順往矣其吮古郎切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
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
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
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放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
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西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韓文卷之三十終

碑誌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

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邊豆蔬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殘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蒲報切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

子某謹遣官某敬祭于
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
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擢
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几利切)五皷既作牽牛正
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
職牲肥酒香鐏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秘
怪慌惚畢出蜿(音鴛)蜿蜒(音蚰)蜒(音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艫(音盧)祥颸
(音標)送颿(音凡)旗鼕(音掩)鼕(音撓)旄麾飛揚晻(音掩)藹(音撓)鐃(音撓)吹皷(音撓)鼙(音撓)朝轟高管敷譟
武夫奮擢工師唱和宵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
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饜五穀胥熟明年祀歸

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繒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

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
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
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
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
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
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
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
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

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鄭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者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

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嚴初庫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
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誡用勸。揭揭元哲。
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太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
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
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
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
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
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

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
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鷄肥大蕃息
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奩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
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隷我侯之
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忠
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
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
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

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嘯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克羙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音元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

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
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
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
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
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
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
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
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
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
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
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

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庳。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譔具。遂纂其事俾刻之。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

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普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鄠州刺史公尚書之弟其子公諱仲舒字弘中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弟其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學嶷嶷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浪切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謁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

恩自得者衆皆媿承公族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後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

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
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
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
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千萬重息
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
賦窘公曰我且減撓樂絶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
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三年法大成錢餘
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
以代虞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
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窆
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

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停華爲英不矜不盈孰揣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鶱宇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嚴不比于權以直支寃敲撼挫搤竟遭斥奔久淹于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亨煥暘以醒垣之敝之必絶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

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逋之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絶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淆淆。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彌高。

韓文卷之三十一終

韓文卷之三十二

碑誌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音假）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蓋久矣。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侻侻（音侻）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

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
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佳勇。指付必堪其事。司
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
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
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
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後。即柄
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
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
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
淮。曙之以陳歸汴。使數軍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
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

吾勇殺五亂於汴者。吾苗嬔呼豪切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或作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上聲之以數入聲與去聲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譁呶叫號于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鞔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

非其族。又首鬻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奴。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繒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

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

北則鄆二冦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佚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鉤謗以間染我公先事修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執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克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居利切)將得其人衆乃一愒(丘例切)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雨壖而緣(音荀)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切)顧失視右顧而跼蹜先鄣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頊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絶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
孃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
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
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
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
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崭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
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
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
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

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
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
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
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
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没爲
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
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
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
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
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嘗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

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
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要得事白上者要得
於是攻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
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
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
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
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
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
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
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

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

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絶轍
復封五世而至成王成王諱皐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
能能行賞誅爲名至今追數當時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
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獻文輿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
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
外郎以選爲利隨唐昜州刺史遷少宗正元和九年以御
史中丞持節鎮黔中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以鄂岳道兵
會平淮西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正轉左金吾

上即位以先朝時嘗信妄人柳泌能燒水銀爲不死藥薦之泌以故起閭閻氓爲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其年九月三日以疾卒于貶所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遂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東都某縣公三娶元配韋氏諱脩脩生子紘紘爲進士學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郎公叔裕五世孫父士佺蓬山令次配崔氏諱約生綽紹綰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禄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生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其尚有封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誰黜不復而以喪歸海豐彌彌萬里于畿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臣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

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衡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衡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踈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絶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晝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

者豈列鼎寵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儆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譙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絶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公諱戎字元夫其上祖諡爲晉安西將軍實始居河東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襄城

有子二人。皆貴。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亂有子四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令。以卒。河南有子九人。皆有名位。其最季諱縑。爲河南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沈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爲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以故相代衡爲江西。公因留佐映治。映卒。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係下。有不可

者。公輒正之。晃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遇馬摠以鄭滑
府佐忤中貴人。貶泉州別駕。晃意欲除摠。附上意爲事。
使公按置其罪。公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
爲此耳。不許。晃遂大怒。囚公於浮圖寺。而致摠獄。事聞。遠
近。值晃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晃死後。使至。奏公自副。
又副使事於浙東觀察府。轉侍御史。元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
員外郎。遷河南令。歷衢湖常三州刺史。所至以廉貞寬大
爲稱。朝廷嘉之。某年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
使。至則悉除去煩弊。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得自爲
治。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
祿。以周親舊之急。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疎遠皆家歸之。

疾病去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卒。春秋七十五。奏至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公之葬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初志。不以事累。偪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中以自寶。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韓文卷之三十二終

韓文卷之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
楚國夫人之妻。前鄜（音孚）坊節度使散騎常
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
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
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
甥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齊國太夫
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
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
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

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璜顯於魏以家酬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時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

與夷用昭厥裔纂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氾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祔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音稱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

其輩皆曰莫先寶生于時公勇泰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
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于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
必曰非我之才維吾勇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
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
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羣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
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
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
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
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
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
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

兄三弟常羣庠羣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璆江撫四州刺
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
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士以御史佐
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
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
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
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
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
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去聲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
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優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貧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

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殘輩在朝不過三
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
年正月巳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
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
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言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
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
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
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
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詔令咨外按小兒
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詔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
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

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
步有下碇丁定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
隸公皆罷之絶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
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
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
南以口爲貨甚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
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
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
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
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
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

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顓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伐。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

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戢戢音衢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玭蘇合切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

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貪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語人丞相聞問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搉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賑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

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
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
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
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
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
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
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
人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
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
無不扑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

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姚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鄉貢弘泰復洞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李行脩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

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

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文卷之三十三終

韓文卷之三十四

碑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

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大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

乃遍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邠薄經切字某雍王綸之後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凛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爲敵浸傳之聞諸父泣曰吾兒尚有子耶迎歸而坐

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會公眞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

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滍洗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塚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

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辭。慶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黨。黨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

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
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
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
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舉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
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
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
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
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
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
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
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

順祇修.墓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爲生.子獨割也.
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
名.得猛厲音烈也.自申于閻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
者之咀當割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
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
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
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
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

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
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
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
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婉德門肅其爲禮
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
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
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
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
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窆墓以贊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斧石脅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翺既遷貝州君之

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增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八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翔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捽昨没切之。法曹爭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

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
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
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
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
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
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
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
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干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

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
其地。子三人皆幼。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
從受藥法服之。徃徃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
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
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
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
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
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
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
道古。此其入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
說若有燒鐵杖自頭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黃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
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
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表州還京師襄陽乘
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
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
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
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
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
強食令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
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

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文卷之三十四終

韓文卷之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桓王五世孫敬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楊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

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
司録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強。老而通以元和
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女
曰門。曰都。皆幼。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
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
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
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開封卓越豪
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

封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
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況進士家世儒者
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
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
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
爲中書舍人爲銘曰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相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
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
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

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旁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俞命旁歸後其祖旁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旁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柰何

女壻壙銘

女拏。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絶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拏年十二。病在牀。既驚痛與其父訣。又曙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

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拏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拏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素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
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
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宰相休憬曾姪孫出
郤綺載反氏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
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
四月十五日葬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
一母嫕嫕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
以告觀者

乳母墓銘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眞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毋周月

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
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
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
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
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
納諸墓爲銘

韓文卷之三十五終

雜文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夜者劉氏亂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識云

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銘士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夫礫異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

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晐八世孫鼷（音貶又奴鈎切）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妲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毚（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入竅而趺居。獨取其髭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

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眞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闕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糗之良切牛繫轅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擔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驞音霍又音廓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聿霍切虢欻嚘嚶毛髮盡竪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

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卿。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薰暮臨。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絶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鼾許救切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廻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音列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扶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秖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讐寃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卑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亟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初朔切刃。朔。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剌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睨何切。版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

鹿麝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低首下心俯伏桃切俯現胡典切現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實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實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

乃止其無悔。

韓文卷之三十六終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沂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

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
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
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
由殿中爲侍御史入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爾
壇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
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
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
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
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

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泚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泚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

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

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

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賓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
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
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
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
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
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
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
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
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入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
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
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

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公之無害已也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故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公之無害已也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故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公之無害已也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故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公之無害已也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故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公之無害已也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故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

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闕其郛。閼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

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諳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陞爲上柱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瀣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頴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捲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絶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閻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

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已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眞所謂知已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已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皆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已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閻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閻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閻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

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珍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旱霜田種

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勑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

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録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
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
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
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
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
孫耻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
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
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

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其先爲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爲趙氏。晉亡而趙氏爲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爲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

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前或作揃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勳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帷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

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頴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敭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

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

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淺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

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錢重物輕狀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

布出縣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
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悉出
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
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禁鑄銅爲浮圖佛
像鐘磬者皆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
赦禁惡錢不得出五嶺買賣一以銀益以錢出嶺及違令以
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
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
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
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
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

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韓文卷之三十七終

韓文卷之三十八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宥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已慚靦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徒知立志廉謹絶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誠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毫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垂微臣量已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後又至多者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廻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

爲宰相賀雪表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間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屢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

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慚無效用。覩斯慶澤。宜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

臣愚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自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本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

實錄二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
直館京北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并尋檢詔敕
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
舊録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若關於時無所不錄
吉甫愼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於吉甫
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謹
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止
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
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
毫髮無遺恕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

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已。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非。移官府廷。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扶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閑政理。輒以陳聞。於裨

補無涓涘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
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
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
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
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
知無不爲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
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
踣斃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
秖自內慚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
忘其陋汚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厨高宗登傅
說於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

崇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鱉未盡被澤罷當大有爲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爲宰相賀白龜狀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其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爲蔡蔡者龜也今始

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于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準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勑停使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參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

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王用碑文狀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
王用神道碑文
右京兆尹李脩或作修是王用親表傳用男沼等意請臣與
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伏以王用國之元舅位望頗崇豈
臣短才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
狀封進伏聽進止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
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
其官其乙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止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跡聖恩弘奬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致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材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

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掌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以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

紀功明示天下爲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
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
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
異德卓絶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爲時而生持簡操筆
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
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
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
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爲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
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
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
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剗刮羣姦

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麻（疑森）作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念恩待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慚羞戰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表

右臣先奉恩勅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未敢受領謹錄奏聞

伏聽進止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慚抃悚惕罔知所喻伏以上賛聖功臣子之職下霑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效韓弘榮於寵賜遂賜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慚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慚懇之至

韓文卷之三十八終